



高雄民众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明慧记者苏容、孙柏高雄报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五日，（左图）由台湾高雄小港区山明里活动中心举办的“台湾人赴中国作器官移植的面面观”讲座，吸引很多里民前来参与。

本活动以播放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今年六月应邀到高雄市美丽岛人权学堂演讲时的摘要影片为主。这部影片成为台湾很多乡镇、里民、机关单位，争相走告、传播的素材。两位大卫希望透过这些素材，让台湾群众认清中国大陆人权恶况，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拒当中共血腥的帮凶。

五年前，麦塔斯和乔高开始独立调查，他们排除中共重重阻挠，通过多方资料的比对和调查访谈，收集了五十二项证据，出版了《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证实有关中共活体摘取并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



指控是真实的。调查结果震惊全球。几年来，麦塔斯和乔高持续奔走各国，努力揭露中国大陆人权恶况，期望能制止这种邪恶暴行。

高雄小港区山明里里长陈清风表示，“感谢两位大卫专家的这一份报告，给那些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多一份了解及认识，同时也让这些重新考量及选择。我认识二位里民先后到中国大陆去换肾，其中一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花了一百万台币代价，也活不了多久。一般人去中国做器官移植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大陆十几亿人，



每年车祸死掉几百人应该免不了吧。从这次影片中得知器官来源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等于杀了人再牟取高利来害人一样，令我非常惊讶，希望乡亲回去后能口耳相传，告知亲友这事。不要做这种害人又不利己的事。”

（右图）山明里里民、也是热心公益的慈济委员黄先生表示：“本以为移植器官只是单纯的花些钱就可以得到健康，今天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到中国换器官就有很大风险，不小心就会间接杀人，中国是没有人权的地方。” ◇

游客最爱看自焚疑点分析



走在台北信义繁荣商圈，迎面是造型宛如劲竹节节高升的一零一大楼，广场前游览车一台台接着来，有来自日本的、韩国的、马来西亚的，更多的是来自对岸的大陆同胞。突然听着一位导游高喊，“一零一出口很多个，等会儿上车集合地点找有法轮功展板这个出口就对了，想要三退（退出中国共产党、团、队组织）的也可以找他们帮忙喔！他们很热情的。”

电视机“天安门自焚疑案——是自焚还是骗局”的画面出现，游客们就开始围观。每每主持人说，“刘春玲是被打死而不是烧死”时，就有更多的人走近来看。“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的慢镜头播放显示出，在灭火现场有一便衣抡起一只胳膊，朝刘春玲的后脑击打过去，一条状物从打击部位快速弹起，刘转身倒地。”（见下图现场录像）“真假王进东。现场的王进东浑身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中共报导说被严重烧伤，但是电视上他两腿中间盛过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游客们深锁着眉头，手托着下巴严肃地思考，看得出他们很震惊，从没看过这些疑点的分析。

有些人看了一遍不够，等会接着又再来看第二、三遍，还有的索性搬来椅子坐着慢慢看。美琪说，大陆游客最爱看的影片是这自焚案疑点分析。有一天晚上，一车约三十几位大陆游客围在电视机前看了二十分钟后，给他们讲三退。一会儿，这团的人几乎全部都退了。◇

野蛮灌食 药物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 这是一名上海法轮功学员在狱中遭迫害的经历。这位法轮功学员狱中长期绝食反迫害, 喊真相口号, 遭到恶警、恶犯人的酷刑折磨、强行野蛮灌食, 并遭药物迫害。

被劫持到监狱严管队迫害 从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三日起, 我再次绝食反迫害, 三天后我被拉到监狱医院, 被五花大绑在病床上, 监狱医生和监狱医院的犯人给我强迫灌食、输液, 直到九月初。

十一月二日前后, 监区广播里污蔑大法, 我长时间喊口号护法, 并再绝食抗议, 狱警又一次把我劫持到监狱医院迫害, 他们用五根粗绳子把我绑在病床上, 强行灌食输液。

每天遭野蛮灌食三、四次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被邪党转押到一监区, 监狱用五个包夹犯来对付我一个人。当天下午被押解去的时候, 就不让我解大便, 强迫我坐在一个木凳子上, 我不从, 包夹犯就拳打脚踢, 不让我闭眼, 我坚持闭上眼, 他们就用指头扒, 用花露水往眼睛上喷; 晚上也不让我睡觉, 我一闭上眼睛他们就用脚把我踹醒。



演示图

每天给我灌食时, 五个人一起上阵, 两个人负责拉胳膊、拉头, 一人负责用木板把牙齿敲开, 一人负责往口腔里注射流汁, 一人负责暴打, 并且在注射的流汁里加入药物, 使人发困, 打瞌睡, 进行熬鹰迫害。

这样折磨若干天后, 我还是没有放弃绝食抗议。一天晚上, 五个包夹犯聚集在监房里, 问我到底要怎么样, 我给他们讲真相, 指出迫害法轮功违宪, 并声明我将坚持到底, 他们不听这些, 五个人把我摁倒, 猛踢我的大腿, 踢完这个腿, 再踢另一只腿, 踢了二、三十脚, 看到我依然不动, 就用木板猛抽打我的脚底心, 抽打一二十下, 因为有大法在, 有师父在, 我还是依然不动, 他们大为惊奇, 停了下来, 过一会儿, 他们又冲进监房, 又准备第二轮迫害, 他们看到我面无惧色, 坦然不动, 就退去了。

巨大的迫害一次次闯过来了, 可迫害带来的后遗症却日益加剧, 我两只腿肿得非常, 痛得实在难受(这次造成的肿胀竟然持续了四个多月), 被抽打的脚底板也肿得非常厉害, 感觉麻木(这次造成的痛苦持续了一年多), 颈椎、脊椎、和背部两根大胫严重扭伤, 人痛得直不起腰来, 最痛苦的是在多次的野蛮灌食中, 肺部吸入、呛入大量流汁, 呼吸极为艰难。一直这样过了将近五十天, 肺部曾经被灌入的流汁, 把肺部浸泡的整个肿了。

再加上昼夜不让闭眼的熬鹰迫害, 身体反应很强烈。我被带到监狱医院检查, 透视发现肺部几乎装满了

恶人小记

上海提篮桥监狱一直在非法关押迫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以下是我了解到的一些恶人的情况。

◆董队长: 提篮桥监狱警察, 名字可能叫董峰, 男, 大约是 1954 年出生。上海市监狱医院当时在行政上属于提篮桥监狱的八监区, 其人 2002 年到 2004 年在上海市监狱医院 5 楼东部病房任主管警察。当时有绝食的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折磨。背后的主使人就有董峰。

◆张正友、毛天红: 提篮桥监狱罪犯, (张可能已释放)。2002 年到 2004 年在上海市监狱医院 5 楼东部病房, 参与策划对该病房中绝食的瞿延来、张曦川等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用绳子捆, 反向压迫关节, 人格侮辱等等。

◆高峰: 约 1969 年生, 2004 年到 2005 年间在四监区任副监区长, 参与了对张曦川、叶小平的迫害。

◆莫毅杰: 2004 年到 2005 年间在四监区五分监区任分监区长, 参与策划组织了对法轮功学员张曦川的迫害。2006 年后调到 4 分监区, 又策划组织了对严斌的迫害。后来调到了提篮桥监狱的 7 监区。

◆江立波: 提篮桥监狱罪犯, 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张曦川、严斌的迫害。采用的迫害手段包括人格侮辱, 谩骂, 殴打, 逼迫坐小板凳, 晚上不让睡觉等等。◇

简讯一则

冯兴吉, 1982 年生, 中南大学材料学院毕业, 现就职于上海三一重工材料研究所担任金相分析师。2011 年 6 月 29 日在做真相中, 被上海浦东区川沙派出所陆晓俊等恶警绑架, 现被关在浦东看守所, 恶人准备非法庭审。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新村司法所地址: 兰城路 258 号
科长: 朱文彪 邮政编码: 200129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地址: 浦东新区丁香路 655 号
法定代表人: 张俭 职务: 局长 邮政编码: 200135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拘留所地址: 张江镇华益路 351 号
副所长: 陈晓东 邮政编码: 201210 电话: 22046753 ◇

液体, 血液化验发现白血球达到二千, 生命垂危! 医院紧急抢救, 我又活过来了。

后来住院期间我拒绝用药, 坚持打坐, 使身体以极快的速度康复起来, 许多警察、医生、和犯人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疗效, 好几个犯人说狱后我也要炼法轮功。

遭药物迫害 二零零七年四月, 提篮监狱把我从监狱医院转到一监区。他们给我有药物的水果, 还在我所吃的饭菜里也下了不明药物, 造成各种各样的不良反应, 曾出现肾结石极为痛苦的症状, 和胸肌僵硬的濒死症状。

二零零七年底, 我再次开始绝食反迫害。这期间邪党每天都把我绑在床上强行灌食, 我从二零零八年五月起, 再次开始喊真相口号救度众生。这次抗议反迫害一直持续到二零零九年五月三日出狱。

注: 这位法轮功学员于二零零一年五月四日, 被上海、海口两地恶警联合绑架。二零零二年三月十八日, 闵行区法院开庭, 被非法判八年徒刑。◇(文有删减)